

督印人：梁 漱 溟

(藍空丁代)

編輯人：光明報社

社址：香港荷羅士打道  
五十號三樓

# 光明報

總經理：新民主出版社

承印：有利印務公司

千禧道中一二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出版 新九號 本報零售每份六角 港幣四角 國幣四百元

最近香港街頭又添了不少的難民，這些難民都是因為怕拉壯丁，要逃避繁重的捐稅逃到香港來的。現在天氣寒冷一看見他們瑟縮在街頭的那種樣子，真令人發生無限感慨！

內戰打不得，這是稍有常識的人都很明白，但是政府當局偏是要打，到處征實征購征兵，奸惡胥吏鄉村保甲長，更藉此剝削鄉民，以致鄉村裏面雞犬不寧，人民相率逃亡，田園荒蕪，老弱者轉徙溝壑，少壯者挺而走險，盜賊蜂起，國民黨當局雖日談治安，而治安日壞！百業凋敝，人民求生無路，長此下去，每個人都有無以自存之感。

我們認為今天的內戰是戕賊國家之元氣，滅絕民族命脈的內戰，是政府當局企圖以千萬人的鮮血換取他們獨裁私慾的內戰，我們反對這個內戰，如果政府一意孤行，不俯順民意，則人民亦有權利來拒絕政府加諸人民的義務！我們反對政府徵兵。

我們要在這裡聲明：我們是國共以外的第三者，我們的目的，只是在於停止內戰；我們也絕沒有任何企圖要推翻政府，因為我們也都是手無寸鐵的人民。但是我們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內戰政策，獨裁政治，反對以無量數人民的生命財產拿來作賭注，政府的政策應以民意為依歸，如果違反了民意，人民自有加以制裁的權利。



## 反對內戰，反對徵兵！

因此我們要在這裏呼籲：全國的父老們，省縣參議會的議員們，鄉村的士紳們，請你們亦起來為老百姓說幾句話罷，請你們亦注意一下，千萬個老百姓流離轉徙的慘狀，和萬千個飢寒交迫的破產失業的人民的苦況罷！抗戰了八年我們再也不能忍受這樣慘烈的內戰了，如果這樣打下去，那就惟有全中國人民同歸於盡，你們應該為國家，為民族，為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而有一個嚴正表示。

還有一件事，我們得正告政府的，過去在抗戰時期，兵役舞弊，早已令人痛心疾首，不圖當時為了要對外戰爭，抵抗日寇，所以人民總是萬分忍耐，可是今天情形不同了，中國人民絕不願意參加自相殘殺的內戰，萬一由于人民反對內戰，反對徵兵，而不幸的演成官迫民變的風潮，那其後果自不難想像。

過去我們對於奔走和平調解的工作可說已經盡了其最善的努力，可是終於毫無效果。我們今後當然亦不是說就放棄了和平調解的工作，但正需要一個前提：即必須政府放棄一黨獨裁，武力統一的迷夢。現在環顧國內，民不聊生，危機四伏，民怨之深已達極度，如果政府仍不自思反省，以人民為可欺，則爭奪國庫庫券，其後果無由以言其政府之。

史達：演不完滑稽喜劇 趙元浩：中美商約研究提要 黃藥眠：民運工作者生活態度申由 內戰傷兵訪問記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在強化中的民主力量

最近有不少的人，看見青年黨參加國大和民社黨一部份參加國大，而感到不安，認為國民黨分化民主陣營的政策已經成功，第三方面的力量解體了，其實這種看法，完全是皮相的看法。我們的意見倒是相反。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些混在民主陣營中的假民主份子，如果滿腦子都是做官發財投機取巧的思想，那就不如讓他早一點退出去。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在過去，爲了要尊重他們的意見，因此對於某些問題上不能不更多的顧慮和慎重，可見現在他們已經自甘爲獨裁派的俘虜，在暴君面前低首，離開了民主陣營，那麼我們今後的民主陣營，沒有問題的，只有更加鞏固了，而做起事情來也一定會感覺到沒有甚麼內部的顧慮而可以放手做去了。

在過去，我們對於國共之間的

調解費去了很大的力量，現在調解是失敗了，當然我們並不是說今後就不再調解工作，可是我們覺得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許多比調解工作更嚴重的——那就是廣泛的團結所有反對獨裁反對內戰，擁護和平民主的人士真正構成一支有力的第三方面的力量。只有當我們的力量真正的強大起來，我們才能够有資格來調解，有力量來調解，才能够加速和平民主的實現。

現在內戰的烽火遍地，人民的痛苦日益加深，而同時新生的民主力量亦日益從廣大的人民中生長出來，這種力量，我們相信是非國民黨特務所能摧毀，是非國民黨的高官厚祿所能收買的。把這些人組織起來，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最大的任務。

### 反抗的信號

(達)

據上海本月一日的電訊，上海小販於上月二十九日下午因向警局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小販而致發生了騷動。這一騷動繼續了三天，警察用水龍，警棍，刺刀，機槍，催淚彈來對付羣衆，羣衆則有用空拳，石頭，竹竿和警察對抗。上海合衆社十二月一日電還說「這次上海所發生的騷動是一九二二年轟動世界的學生騷動以來所僅見的亂事。」是的，如果把它和目前在中國進行

着的大規模的內戰，和生活極困難，以及政治上之毫無改善的希望看來，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這是人民的反抗的信號。在政府看來，也許會感覺到奇怪，這些街邊小販，無知的蟻民竟敢包圍警察分局和政府對抗，但在我們看來，這是一點也不奇怪，因爲小販也是人，他們要飯吃，要穿衣，要有生存的權利，要有做買賣的自由。他們不願國民黨政府隨便禁止，隨便抓人，他們不能夠白白餓死，只要看這一次騷動中，有許多白髮老嫗，有未成年的孩子，我們就不難了解到這個騷動節節的態度和程度。但是國民黨政府決不會因此而有所覺悟的，他只知道「格殺無論」。他們只知道把這個假民主在共產黨身上，說這些羣衆受人利用。然而在飢寒交迫之下的羣衆們是不會給戒嚴令所嚇倒的，眼睜睜經濟危機的加深，生活的艱難，失業人數的加多，今後的騷動將會一天天的加多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從本月三日起，黃浦灘頭，雖然血氣人靜，但誰知道反抗的怒火會在甚麼時候重新燃起呢！(斯)

### 以民主來保證世界和平

最近英美政治家們口頭上都說贊成裁軍建立永久和平，但是從他們的實際行動看，則不能令人無疑。

美國現在正在大量製造原子彈，英美兩國武器標準化據傳也已獲得雙方參謀部的協議，美國陸軍部且組織幾個大規模的北極演習，這些舉動很明顯的都是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有人說，別的國家要準備世界大戰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其實不然。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顯然是正在鼓勵着中國獨裁者內戰的勇氣。你想想看，沒有美國物資武器幫忙的國民黨政府敢於這樣大阻發動內戰嗎？而大家都知道美國政府之所以幫助蔣介石先生打內戰，其主要的原由就是由於美國壟斷資本家，軍火商人和好戰的軍閥不僅想把中國變成他的殖民地，而且還想把中國變成他在發動世界大戰的前進基地。所以今天的中國所遭受的內戰的痛苦，推原禍始未嘗不「受」這些國際侵略主義的好戰派之賜。

現在中國的內戰已使人民飽受痛苦，如果真的要再來一個世界大戰，那中國就必然會變成雙方爭奪的戰場，其所受的禍害將更加慘烈。所以中國人民不僅在中國範圍內主張和平反對內戰；就是在國際範圍內也是主張和平，反對戰爭！中國人民很明白：全世界一切的好戰份子，都是中國人民之敵，世界人類之敵，所有主張和平民主的人士都是中國人民之友。因此我們相

情，只有民主才能防止未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最好的保證。(梓)

### 院長的住宅也被搜查了

正當一黨國大開會，蔣主席聲聲句句要還政於民，一場好戲正在演得十分有趣的時候，偏有蔣主席的部下，不知道蔣先生玩的法寶的妙處，在桂林搜查起大學院長的住宅來了。這一件事發生在上月廿六日的深夜。國立桂林師範學院院長曾作忠的住宅突然來了好些軍警便衣，最初說是要檢查戶口，後來竟

保障人身自由。原來粵連大學院長也無福享受的，至於其他的小民自然更用不着說了。

### 從南北行的生意說起

據熟知香港商情的人說，最近南北行的生意非常冷淡，十一月份香港出入口貿易，不過是十月份的百分之四十。物價跌落了，但是還沒有人買，這是十足說明了人民購買力的薄弱，和人民生活的窮困；許多貨物不能入口——進入中國，這是顯然由於官僚資本借限制入口為是來實行其壟斷市場的緣故。在壟斷資本的旁邊，同時又產生了一種特殊勢力所經營的走私運動，正當商人夾在這中間，自然更沒有辦法。

我記得現在的國民黨統治者完全是神經衰弱狀態裏面，無論發生怎樣毛小的事，馬上就會舉失措，認為這都是共產黨在作祟。最先是懷疑青年學生，現在可逐漸懷疑到大學教授，大學院長身上來了。我很擔心將來有一天，國民黨會把所有的老百姓都看成爲不穩份子，而加以監視起來。

現在曾院長已提出辭職，全院員生也十分憤慨，我就不知道國民黨當局要怎樣辦。所謂憲法，所謂

現在舊曆年關，不久將到，如果不良氣長此繼續下去，首先受到牠影響的，自然就是店裏面的店員。經理們，因爲生意不好，只有辭退些店員節省開支。但店員失業以後，又能夠到那裏去呢？國內既是滿天烽火，徵兵徵糧鬧得雞飛狗走，做生意已是無法做，改營別業又有困難，回家又回不去，到那時候，其困難的情形當是不言而喻。所以在這裏，我希望從事於商業的朋

### 廣東實業公司職員索薪了

報載廣東實業公司被裁職員一百四十餘人召開緊急會議，並由朱濂報告請願經過，說總經理只答應發給恩餉一個月，並且說總經理在省參議會席上曾報告說，所有這些被裁人員都是操守不良份子。聽了這個報告以後，被裁人員都感到異常憤怒，認爲莫大侮辱，並決議致函總經理質問被裁原因及經過，限於三日答覆，如不予答覆時，決向法院提起訴訟，並通電全國人士主持公道。看了這一段小新聞以後，我們覺得對於這些政府裏面一公務員十分同情。因爲現在在政府機關做事只有那些有背景的大官們，可以假公濟私，違犯法紀，大發其財，於至一般的小公務員，則平時的薪水有限，連吃飯也吃不飽，一有起病來，就只好讓他病死。同時還要受盡上司的官氣，一不小心，便有被裁的危險。至於被裁以後，對於他們的生活更是絲毫不管，甚至有時還把應給予被裁職員的遣散費也剝扣起來放進自己的荷包裏去。可憐的公務員，一朝失業便百無依靠。所以我們認爲這次索薪是應該的，只有團結起來表示出自己的力量的時候，人們才會真正重視你的要求的。

### 新九號目錄

反對內戰，反對征兵！

(社論)

在強化中的民主力量

(達)

### 短評

反抗的信號！

(斯)

以民主來保證世界和平

(梓)

### 評

院長的住宅也被搜查了

(雲)

從南北行的生意說起

(辛)

廣東實業公司職員索薪了

(群)

演不完的滑稽喜劇

達史

中美新商約研究提要

趙元浩

民運工作者的生活態度

黃藥眠

內戰傷兵訪問記

申由

台灣來鴻

其善

暗無天日的陸豐

戈

舊金山中國與遠東大會紀實

堅夫



## 演不完的滑稽喜劇

·達史·

一黨國大開幕，第三方面的調解失敗，周恩來返延安，全國各地震响着殺伐之聲。法幣日跌，物價飛漲，捉了徵糧，閭里不寧，外貨湧至民族工業相繼倒閉，全國大多數的人民即使不死於內戰的炮火，亦將死于經濟的窮困，整個民族的危機可說是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然而少數獨裁性的集團，却始終置國家民族利益於腦後，在南京儼然有個事的演着的一幕幕的滑稽喜劇。

在國大會開幕的前夜政府突然來一個停戰令，其目的自然是偽裝讓步來壓迫中共參加國大，同時又為將來下討伐令的地步。

可是事實是擺在面前，誰也知道這是假的。為什麼早不下遲不下這個命令，而却在這個時候來下這個命令呢？北平南京軍事會議，綏靖會議正在不斷的開，東北前綫，延安的週圍，正在雲集着軍兵，各重要將領紛紛返防，跳傘部隊正在磨刀霍霍。你瞧，這也像是下了停戰命令，有誠意和平的局面嗎？

接着又來一個新的把戲，說國民政府要改組了。他企圖用這個幌子來誘致那些早就欲通過官僚的民社黨的一群。然究其實際所謂國府改組又是怎樣的呢？我們且來看看他們所通「的國民政府組織法修正草案罷。

修正要點，第十條：國民政府設主席一人，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之，國民政府設委員以四十人為限，由國民政府主席就中國國民黨內外人士選任之。由五院院長為當然委員。「這裡很清楚可以看出國府主席是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來的，而不是由各黨各派推選的，黨外的國府委員也是由國民黨的主席選任的。至於名額多少有沒否決權，更是含糊其辭沒有規定。

這顯然是和我們所假想的政府改組有原則上的差異。我們所要求的改組政府，是各黨各派站在平等地位，共同組織的聯合政府，而不是由國民黨做主人請幾個黨外人士來做點綴的形式上民主，實際上獨裁的改組政府。第二，我們所要求的改組政府是作為準備國大開會，各黨派合作的民主政府，是能保證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政府，而不是在

國大召開以後才來在書面上通過的改組政府，不是到處用特務恐嚇，非法逮捕人民的改組政府，不是向各黨派威迫利誘包圍的拉伏式的改組政府。但是獨裁者所要變的戲法還沒有完呢。既下了停戰命令，又改組了政府，現在他更進一步保證，政協會中所「協議」的憲草可以在這次的國大會上通過了。他這樣答覆了民社黨的張君勱先生。然而蔣介石先生的手法是很巧妙的，他一方面可以這樣很慷慨的答應你，可是暗中他又可以咬使他的門徒反對你。果然到了十一月廿五日國民黨政社的武和軒氏出來說話了。他們主張國大要「自由制憲，立即行憲」，並且公然敢向蔣介石先生攻擊起來，他說：「國民黨總裁蔣先生昨日與民社黨領袖張君勱交換意見中，「有政協憲草各方應負責使之通過」一語，如各黨派約束其黨員，則憲草不必討論，可一舉手而無異議通過！」

蔣介石先生對這代表的質詢，答得亦非常之妙。他說：「本人此次與民社黨領袖交換函件，乃以國民黨總裁名義的函覆。此係黨與黨間之文件與國大無關，至政協所決議的憲草原則，在當此協商時，係決定參加政協之各黨派應負責使其黨員將此項憲草通過，而國大行使職權時，自不受任何拘束……」

根據合衆社廿五日電，則有如下的報導：「蔣主席與國民黨主要代表十人同進午餐告以渠等於國大討論憲草時可自由發表意見，惟在任何問題提出投票時，則必須投票支持政府之建議。」在這裡，蔣先生似乎是十分公正，他不管許多黨員反對，還是堅持實踐自己的諾言，要保證這個憲草的通過。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這些國民黨政社的份子，是什麼人，和他最反對的是什麼，我們就不難了解這把戲裏的秘密。原來武和軒所最反對的是「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而這也正是蔣介石先生心裏最反對的東西。他自己嘴裏是在說着他心裏所最不想說的話，而他自己的心裏所說而說不出來的話却交給武和軒替他說出來了。在國大裏面，這一場憲草的辯論不是滑稽的表演嗎？

但是，滑稽的喜劇還不是以此為止呢。在十一月廿八日九時三十分國大第三次會議裡，正式好戲開場了。關於這，中央社南京廿八日曾有以

下的精采的描寫：「胡適宣佈由國民政府正式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此時蔣主席即以國民政府主席身份登台，全場起立鼓掌致敬，主席穿時級上將制服佩青天白日勳章徐坐於大會主席之左側，旋手捧紅綢精裝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一冊，繞至主席台前一鞠躬後，將憲草鄭重提交大會主席胡適，胡氏亦一鞠躬敬謹接受，斯時全場肅穆無聲，儀式莊嚴隆重，水銀燈光均集射於主席台，謹聞電影拍攝器絲絲作聲。憲草交接畢，全場掌聲雷動……」

這的確是一個動人的場面，然而我們對這個憲法草案決然不會起立鼓掌致敬。

如果這個憲草是根據協決議精神，由憲草審議會協議的憲草，那麼這一個憲草應該就是各黨各派的憲草；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道個憲草並沒有在憲草審議會上獲得各黨各派的協議，而國民黨的中常會却拿來討論通過，並交立法院通過完成立法程序。國民黨的這種做法，顯然是以主人自居蔑視各黨各派的平等的地位，姑無論憲法的條文如何，即從法理上言，亦已可以說是一黨獨裁的憲法。這樣的憲草既值不得鼓掌，更值不得致敬。

現在再看蔣介石先生的演說。在那演辭裏，他對於老百姓既認饑餓備至，而對於他自己則又極盡推崇。最先他說：「如果行使治權的人民不能尊重政權，同時行使政權的人又沒有掌握政權的能力和習慣，則其結果必致完全違背國父創制的精神……」接着他又說：「我們如果在今天，就實行五權憲法，人民是否能夠掌握政權而不受治權的侵犯呢？我可以說：目前我國大多數人民還沒有這種能力和習慣，如果這樣毫無保障就實行五權憲法，我個人認為非常危險……在人民還不能掌握政權，鞏固政權的時候，要完全信賴行使治權的人來尊重政權，這究竟是一種冒險的嘗試。我相信假如我自己來行使五權憲法，我一定能以國父之心為心，以治權來保護政權，培育政權使民權充份發展……但我個人自民國十四年國父逝世以後，為國奮鬥負責是已經二十年了，祇因國基未固，憲法未行，革命天職不容放棄，對於國事義不容辭，現在國民大會已經開會，憲法頒布有期，革命建國工作已告一段落，我個人本來沒有政治慾望和興趣，而且今年已經六十歲，再不能像過去二十年一樣担負繁重的責任……」說到這裡蔣先生的聲音顫抖起來。

如果我們仔細來研究一下蔣先生的演辭，那麼我們就會覺得他之所以如此激動是一點也不足為怪的。他整個演辭的大意是：人民還沒有能

力沒有資格來管理國家，因此才不能不放棄實行五權憲法的五五憲草，如果是我個人在位，那麼五五憲草當然是最好的憲草，不過，我年紀老了，管不得許多，可是你們如果爭權擁護五權憲法，你最好還是擁護我，只有我才能夠「培育政權，使民權充份發展……」你瞧，蔣先生的真意，就是要大家擁護他實行五五憲草，但又不方便說出來，表面上還得裝出一副擁護這個新憲草的神氣。蔣先生滿肚子委曲說不出，這就是他所以聲音發抖，大有淚隨聲下的樣子了。

然而蔣先生是不真的會重視這個憲草呢？顯然不，在他暗中默許國民憲政社的嚶嚶們爭吵幾次以後，他已經把他的真意透露出來了。合衆社南京一日電，有這樣的報導：

「據可靠方面消息，蔣主席承諾在六個月後下次國大會議實施憲法時，渠將使用其權力，經正常之憲法程序，依 孫總理之主張加以修正。蔣主席作此諾言，已平息國民黨國大代表對各黨各派憲草提出之反對。據可靠方面人士稱，蔣主席於過去數日間，曾邀請重要代表午餐及茶會，並於午餐席上解釋其理由及提供諾言，訓令各重要代表投票擁護各黨各派憲草……過去數日間國大會議席上對憲草之反對已意外和緩……」

這裏意思不是很明顯了嗎？儘管今天把什麼憲草通過，做一下門面功夫，只要六個月以後，軍事上完全勝利，民主黨派被完全鎮壓和分化完畢，那麼那個時候他就可以再來一次國民大會，再來一次憲法修改，六十老翁於是照舊可以說人民還沒有能力沒有資格管理國家，他還得「培育政權，使民權充份發展……」在蔣先生眼裡，甚麼民權，甚麼憲法，都是最不值錢的東西。他所能相信的就是他的武力，他的特務制度。但是試想想罷，如果這樣一來，那麼今天的所謂國民大會所謂通過憲法，豈不都是一種滑稽劇，都是一場惡夢嗎？

老實說，對於這次國大我們一開始就看準了牠是一場騙局，在法理上說，牠並沒有依照協決議的程序，在政治上說，蔣先生並沒有實允許人民自由的諾言，一面是烽火連天喊打喊殺，而一面是在國大會預留中共民盟的席位，制憲的機構既如此其不健全，所謂已改組的國府又還是那裏保持着一黨獨裁的本質，試問在如此局面之下，如何能制出良好的憲法，即使有良好的憲法，又有何辦法保證其執行！何況這個憲法草案，根本尚未經由各黨各派正式協議，而其提出的方式又是由國民黨經由中常會批准的形式提出！以耗資一百萬萬元的鉅款來排演這一幕滑稽劇，在國民黨的官僚，以及急於為官廳的政客們也許會覺得十分滿意，可是在中國人民看來，這真是再痛心不過的事了。

所以事實證明我們反對這個國大是完全正確的。

# 中美商約的研提



本刊第七期曾發表了一篇于家駒先生評中美新商約的文章，但中美商約為決定中國走向殖民地的重要文獻，因此不厭其詳，再發表一篇中美商約的研究提要於此，以供讀者的參考。

——編者

## 一 前言

中美商約的簽訂，是國民黨政府出賣中國權益給美國的一個標誌。這條約表面上是平等的，但因為美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是先進國家，中國全部是落後的國家，所以實際上是最不平等的條約。它和日本帝國主義迫使袁世凱接受廿一條款，是毫無二致的，但也和日本的廿一條有顯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一）日本的廿一條款是毫無隱諱的亡華條約，無論什麼人，一看便是滅亡中國的一種不平等條約，中美商約却是糊上糖衣的毒藥，表面上非常平等冠冕。（二）日本的廿一條款，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片面行為，沒有經過和中國談判的，故袁世凱雖賣國有意，但到底還有明顯的，「迫簽」意味；中美商約却是談判了八九個月才簽訂的，故顯示國民黨政府是心甘情願的和美國成立還賣身契約。且從商約本身的「週密」「完備」去看，廿一條實在望塵莫及。（三）日本向我國提出廿一條款時，國際情形和國內形勢和今天完全不同，那時資本主義各國之間，還有所謂均勢存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片面行動，還可以引起強烈的反感，但今天的美國，已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誰敢對他道一個「不」字？又以國內形勢來說：國民黨當局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內戰，企呼消滅異己，在民窮財竭的今天，正好利用還賣身契約去換取美國更大的支援，並加強自己的地位。故此約又必然悍然不顧一切地執行下去。顯然和廿一條款由於全國人民的反對而不了了之有極大的差別。

中美商約關係國家存亡太大了，全國人民除了絕少數喪

盡天良的大買辦大官僚之外，都已對它表示了反對的態度，甚至現今國民黨的大公報也認為這是新不平等條約，因此對中美商約的研究，乃為國民當前的重要工作之一。

## 二 美國人與中國人無異

中美商約第二條至第五條，規定了美國人可以單獨或與中國人合作在中國經營商務，設廠製造，加工採礦，及從事科學，教育宗教，和慈善事業等等，并容許在美國合法的法人團體在中國也應被無條件認為合法存在。同時，也得因上述之目的，「而取得保有建造，或租用及占用適當之房屋，并租賃相當之土地，選用代理人或員工，而不問其國籍」。（第二條第二項）這即是說，美國人也取得和中國人一樣的權利。商約第三項還規定：上面第二條第二款所規定美國人在中國的權利，及優待，「無論如何，不得低於現在或將來所給予第三國國民的待遇」，這是何等深謀遠慮的「最惠國條例」啊！

但是該商約又聰明地規定，美國人在中國可以有上面的權益，但中國人赴美國，則定為：「本約中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影響締約國任何一方有關入境移民之現行法規，或締約任何一方，制訂有關入境移民法規之權利」，（第二條第四項），誰也知道，中國是沒有什麼移民律的，但美國對中國入口，却還存着不少首例。

又第四條第一項末段，及第五條規定了，此方「在彼方公有土地上得經營礦務」。并規定為此方採礦權給第三人民或團體時，也要給與彼方之人民或團體。這似乎是平等的但中國人有誰能夠到美國去採礦呢？

## 三 變相的「治外法權」

中美商約雖然沒有規定明白美國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但却有變相的治外法權的規定，不信，可看該商約的第六條至第八條。第六條規定：「締約此方之國民（即美國人）在締約彼方領土全領內，關於其身體及財產應享受最經常之保護及安全。關於此點，並應享受國際法所規定之充分保護及安全……」，「締約此方之國民，被締約國彼方看管時，應享受合理及人道之待遇……」很明顯的，美國人在中國所受的特遇，不一定完全適用中國的民法和刑法，並且要適用國際法，其待遇必

然地比中國人更為優厚。老實說，就是不用上面的規定，在媚外的政治下面美國人在中國，早已得到特別的優待，有了上面的規定，不過美使國人在中國的特殊地位更合法化了。

又該約第六條和第七條規定美國人在中國所取得之財產，也受到了特殊的保障。可是，同約第八條第一項則另有說法：「倘美利堅合眾國任何州領地或屬地，現在或將來不許中華民國之國民法人及團體，與美利堅合眾國之國民法人及團體在同樣條件之下，取得俱有或處分地產及其他不動產時，則前條之規定，概不適用。」這即是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我取你的就可以，你取我的那有此理？「這不是很明白嗎！」

#### 四 保護，保護，再保護

從中美商約第九條看到第二十條，所看到的，都是「保護」的規定，第九條是關於美國人的發明、商標及商號之專用權的保護，和文學及藝術作品的權利之保護。第十條是關於美國人在中國從事商業、科學、教育、宗教或慈善事業的保護，其所受的一切待遇，不低於中國人民。第十一條是對於美國人居住及商品在中國領土內課稅，規定不得低於第三國的待遇。第十二條是對美國人的信仰、宗教、教育習慣、禮拜場所及墓地的保護及尊重；第十三條規定美國人在中國受傷，對其家屬權益之保護及優待；第十四條之規定，更為巧妙，第一項已規定締約國此方（美國）商民應受在締約彼方管理權下之陸海軍強迫訓練或服役，但第二項則巧妙地規定「雙方」因對同一第三國或數國施行為履行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義務，措施時，或對同一第三國或數國同時採取敵對行為時，則不適用。這就是說：美國老爺要打那一國時，中國人隨時要去參加，中國的統治者要打那個時，假如美國老爺說可以，那麼，也得幫幫手。第十六條和第十八條規定，關於締約國之一方，對於植物及製造品之輸入或輸出之收費、徵稅及其他待遇，如給第三國以什麼方便，亦應同樣給對方以便利。並且「應給予不低於現在或將來所給予該締約國彼方（中國）之國民法人及團體之待遇。」第十七條規定商業規章之適用問題，第十九條及二十條規定關於利潤、利息、紅利、滙兌、購買、銷售、特許權等等之「互惠」辦法。這幾條的規定，對於美國人的生意經

，其考慮週詳，可謂無以復加，同時，並處處為美國保留轉灣餘地。對美國人及他們對中國的優待行為的保護，實已週密到無微不至了。

從第九條至第十二條，我國斷送了甚麼主權呢？（一）美國人的一切權益，在中國所取得的待遇，不僅和中國人平等，且優于中國人民，法人及團體的待遇。這即是說，今後的美國人在中國，將成爲一幾乎同胞之上的特殊階級。其爲非作歹，當可無所顧忌。（二）美國的貨物入口，可任美國人的自便，中國不得加以限制或禁止，而事實上將來中國也沒有可能去加以任何禁止的。（三）今後中國關稅，無法採取保護政策，美國貨將比較中國貨物更自由通過關稅。因爲稅項既不會比中國貨高，又不能禁止入口，中國的關稅更可以對中國商人留難勒索，但一定阻敢向美國老爺勒索的。

#### 五 航權斷送，門戶開放

如果你打開中美商約第廿一條看，就不禁毛髮悚然！因爲該條一開頭就規定了一「締約雙方領土間，應有通商航海之自由。」四條第三項又說：「締約此方之船舶，同樣享有裝載貨物前往締約彼方現在或將來對外商務及航業開放之一切口岸、地方及領水之自由。」同時，更可怕的，是廿二條第一項的規定：「締約此方之船舶及載貨，在締約彼方之口岸、地方及領水內，不論船舶之出發口岸或目的口岸如何，亦不論載貨之產地或目的地如何，在各方面，概應給予不低於該締約彼方（中國）所給予其船舶及載貨之待遇。」這即是說，中國政府要把美國船當中國船一般看待，絲毫不能歧視。跟着並規定對美國船的一切收費，檢疫及其他名目征收費用，「除在同樣情形下，向本國船舶同樣徵收者外」概不得向美國船徵收。以下都是更細密地規定一切週到的細節及內河航行權的「最惠國條款」。

第一，由于我國沒有船可以去美國，有之，也至多佔美國萬分之一，因此，航權只片面地由中國全部斷送給美國。  
第二，由于中國政府及官吏一貫壓迫同胞，諂媚外人的做法，讓美國船自由行走各口岸，且與中國船一律平等待遇，則必然地是美國船所受到的待遇更加優于中國船，這是毫無疑問的。舉例言之，就是走香港上海汕頭綫的中英輪船比較，中國航商所辦的船泊一港口，須用數千萬的黑錢，並被市政府，僑務機關，檢疫機關，（下接第十一頁）



## 民運工作者的生活態度

黃藥眠

我們都是生活在數千年封建傳統的古老的人，因此我們在精神上也不知不覺的浸染了許多封建殘餘的習慣和生活方式。我們會看見有許多人，在口頭上高呼民主，但是實際作起事情來，却一點也不民主。有些人在大會場上，群眾集會的地方，表示得十分民主，但是一回到小集團裡去，却又好像小獨裁者一樣，君臨着人們。有些人當他覺得民主們對他有利的時候，他就高談民主，但一旦他覺得民主對他沒有利的時候，他馬上就變成不主張民主的了。像這一類矛盾的現象，我們可是隨處都可以看見。所以今天談到民主主義者的生活態度問題時，我們首先就必須要求每一個人用民主主義的思想來檢討一下自己的行為和生活，把那些隱藏在意識裡面和意識下面的封建殘餘思想和習慣，不斷的清洗出去，這就所謂自省的工夫，不過光是自省也還不夠，因為有時候連自己也不知不覺犯了這樣的錯誤，所以最好還是更多的請朋友們批評，在工作中，在生活中不斷的檢討，確立自己的完整的民主主義者的生活態度。

其次，我覺得在民主主義者中，有許多青年對於民主的意義是不十分了解的。他們把民主誤解成無羈束的自由和放浪；他們以為民主的意義就是我同你平等，你管不了我，我管不了你，他們以為民主就是沒有規律的拘束，我想這是錯誤的。民主主義者並不否認有規律和規則，他不過是主張一切的規則和紀律，都要通過大多數人的討論，承認而加以自覺的遵守。還有些人以為民主就是平等的意思，你可以這樣做，我也可以這樣做，你要抽煙我也可以抽煙，你可以到茶館裡去同一般人應酬交際，我也可以一樣同許多人應酬交際，這一種看法表面上看是對的，其實仔細研究起來還是不對的。因為在目前的現實社會，要每一個人作同樣的工作，享同樣的待遇，過同樣的生活，那是做不到的。個人的社會地位不同，關係不同，歷史不同，工作的性質不同，工作的環境和條件不同，所負擔的任務不同，年齡不同，身體的健康不同，假如我們忽視了這許多不同的情況，而勉強劃一的作利平等，那其結果一定是最不公平。所以民主主義者的所謂平等，是指人類基本生存權利的平等，公民權利的平等，工作機會的平等，發展前途的平等，無種族、性別、宗教歧視的平等，盡了多少力，就能得到適應於他努力的報酬的平等。至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平等，那是剝削制度完全消滅，生產的水準達到很高的程度的理想社會才能達到，今天還是說不上的。還有一種人對於民主的誤會，就是以為所謂民主就是一切的事情都由大家的意見來決定，因此我對一切都沒有甚麼意見，我只跟着大家走就是。大家這樣說我也這樣說，大家這樣做，我也這樣做，這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十分民主了，但是仔細研究起來，這只能算有盲從，不能算是民主主義者的生活態度，因為要構成大家的意見，一定要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見，由這樣許多個人的意見集合起來，才能够成為大家的意見。如果每個人都沒有自己的意見，那其結果也就是沒有大家的意見，只好讓獨裁者去獨裁罷了。所以民主主義者是希望所有的成員都能够有自己意見，都發揮自己的意見，並以此構成集體的意見。

究竟民主主義者的生活態度應該是怎樣呢？我現在到想提出幾點意見來供大家參攷……

第一：民主主義者應該加深對於人民的理解和熱愛，我們為甚麼要主張民主和參加民主運動，其目的並不是想自己出鋒頭或獲取甚麼利益，而是要使大家老百姓都能够過得很愉快和幸福的日子，比方我們中國一切事情都給獨裁派弄得一團糟，士、農、工、商都沒有出路，大家窮困不堪，民主主義者的一切活動的目的就是要革除獨裁制度，使老百姓都能够過着好日子。但是我們既然要為人民服務，我們就必須理解人民的生活，他們的災難和痛苦，他們的希望和求，熱愛他們，以他們的痛苦為自己的痛苦，以他們的希望為自己的希望。我們的眼光要注視到最



下層的大多數人民，並以爲他們服務爲自己的終身事業。離開了人民的利益，就沒有真正的民主主義。

第二：既然我們是要爲人民服務，因此我們在生活中要力求與大眾無殊，即是說生活要大衆化，不要把自己看成爲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一切人都要服從紀律，而自己却站在紀律以外；不要標新立異，以爲自己是高人一等；不要裝腔作勢，擺出一種令人很難接近的架子；不要爲了自己的利益破壞大眾的利益，要處處更多的設身處地爲別人着想。有些人自己以爲自己有些本領，有些某方面的所長，便自驕自大起來，便以爲一切都高人一等，便把別人看成泥土塵沙不值一文，便把別人的利益視爲應無條件服從於自己的利益，這種作法是完全與民主主義的精神相反的。民主主義者必須經常意識到：自己不過是人羣中的一員，而別人也是同自己一樣是人羣中的一員，自己有所長但也有所短，別人有所短但也一定有所長，要彼此站在平等的地位，互相尊重，這樣才能够和大家共同相處而共同合作完成事業。

第三：我曾經看見過有些人，一聽見和自己不同的意見，馬上就面紅耳赤，咆哮如雷，其實一個民主主義者，是用不着如此激動的，我們對於不同的意見，也應該耐心去聽，以表示我們不固執成見，但是我們也並不是盲從，我們對於對方的話只是仔細去聽，其有對的地方我們就接受它；其有不對的地方，我們就加以解釋並據理力爭。我們曾看見有些人，他們對於地位比較低的人或知識比較低的人所說的話，根本就不願聽下去，這種態度也是不對的，我們應該讓地位最低知識最淺的人也有發言的機會，並從他的說話裏面，聽取他們的希望和要求。

第四：我們應該聽取別人的意見，尊重別人意見，但這並不是說跟着別人的意見走，自己拿不出主張來。不是的，民主主義者應該是有自己的主張的，在大的原則上面，是一點也不能讓步，一點也不能放鬆的，我們要爭辯、要解釋、要說服，因爲如果大的原則發生了錯誤，那是整個方向的錯誤，方向一錯，是可能發生嚴重的後果的。我們普通說沒有原則的政黨，沒有原則的政客，就是指那些沒有一定方向，沒有一定宗旨的投機取巧的人物。他們一時這樣主張，一時又那樣主張，在個人面前說這樣的話，在另外一個人面前又說另外一套的話；在口頭上，在綱領上是左傾的，實際做起事情來是右傾的，是阻小的，是處處爲自己，或爲自己小集團着想的，或者是在環境好的時候，興高采烈，在

環境不好的時候，則溜之大吉，毫不負責任。有些人平時主張儘管是如何強硬，但一看見有利可圖有機可乘時，便立即把自己的主張拋到腦後，這些我們都叫做是沒有原則性的政黨或者是政客，這是我們所不取的。一個忠誠的民主主義者，是必須堅持原則。堅持政治方針，堅持政治的綱領，即使是犧牲重大，也在所不惜，因爲我們奮鬥的不是個人的利益，而是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我們不能夠因爲自己個人或團體得了一些利益，爵位，就放棄了自己的主張，違背了大眾的利益，這是政治上的騙子，無論是政黨也好，個人也好，一走上這條路，就一定會失去人民的信仰，無論你有怎樣好的說詞，以後要令人相信你是十分困難了。

第五：但是堅持原則，並不是說抱着死的教條，死的原則，一點也沒有伸縮的餘地。我曾經看見有些人，原則性是非常強的，但是作起事情來，總是走不通，這原因就是他不能夠把原則實際應用在變化萬端的環境裡面，他不曉得在許多人事錯綜裡面，那些應該公開坦白說出來大家討論的，那些應該由幾個負責人協商解決的，那些應該讓步妥協的，那些應該變通一點方式來執行的。其實政策的運用是一種藝術，一方面要堅持原則，一方面又要能夠在進退剛柔之間，運用自如，處理事情有時必須有許多迴旋，轉折，曲折的餘地的。所謂政治手腕，也就是指此而言。綜括一句，我們對於大的政治原則是要堅持，但在小的地方，我們要學會向人讓步和妥協，不過讓步到多少程度，在甚麼時候，甚麼條件之下應該讓步，這是需要很大的斟酌的。同樣的對於妥協的限度，在甚麼時候甚麼條件之下妥協，也是需要很大的斟酌的，特別是在這個統一的民主陣線下面做工作，妥協讓步和進退之間需要更大的伸縮性，我曾經看見有一些人，他們在很小的日常生活事情上，或者在無關緊要的技术問題上，大家爭得面紅耳赤，這種爭論是不必要的，甚至還是有害。因爲這些小事情天天發生，如果這樣去爭論，爭執不休，結果大家感情弄壞了，反而要在重大的事情上工作起得很感困難。甚至有些人原則問題和技术問題分不清，在原則問題上大家馬馬虎虎，一點也不重視，但在小的問題上却熱烈的爭論起來，這叫做輕重倒置。還有些人對於大的工作方針和工作方法並不重視，可是對於個人的利害有關的地方則大加爭執，這叫做只顧小集團和個人利益，不顧大團體的利益，這一種作風發展下去，一定會使整個團體極易受敵人分化。

第六：一個政治團體是以共同的利害和共同的主張爲基礎的，它的

鬥爭的目標為爭取大眾的利益。所以在團體裏面，人與人的關係是同志，是朋友，應該互相親愛，互相幫助，在有困難或有甚麼疾苦的時候，尤其應該互相照顧，這就所謂同志愛。不過這個同志愛是建築於為共同利益而奮鬥的事業上，而不是建築在個人的血緣關係、地域關係、感情關係上。因此一個人如果離開了這個團體，或者違背了我們這個團體的規章，損害了我們這個團體的利益，那麼這個同志的關係就不存在了，而同志愛也就不存在了。有些人不能夠把同志、朋友和個人的友誼分清，把私人的朋友不管他是否贊同我們的主張，也拉了進來作為同志；反過來說，有些人在團體裡面，在同志的關係以外，又再以區域為中心，私人的感情為中心，組織成另外一個圈子，凡是我的同鄉，我的朋友，我的同學，我的親戚所主張的，明明是不對的，都是對的，而那些不是屬於我們這個小圈子裡面的人物，不管他的能力如何的強，不管他的主張如何的對，我們都一律加以反對，這種態度就是所謂小圈子主義；這種私人集團、友誼的發展，是只有防礙集體事業的發展。我並不是說一個從事於政治運動的人，就不要私人朋友，而是說要將私人朋友和同志之間的關係弄清。公事為重，私事為輕，儘管是好朋友，如果他的主張完全相反，我們還是把他看成為政治上的敵人，儘管他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他說得不對，我還早說他說得不對，作得不對，這中間是不容許有任何的情感的成份的。我們一定要避免公私拉雜不清的現象。所謂政治是無情的，就是指這一點而言。還有一點應該說明白的，就是有時候為了公眾的利益大家主張不同，爭論得很激烈，有些淺見的人，以為他一個人以後感情一定搞不好了。其實也不是這樣，既然所爭的是公事，目的是在如何使團體能夠有發展，與私人得失無關，那麼不管是非非，爭論結果經大家表決以後，少數服從多數，這事就告一個段落。一個有偉大胸襟的政治家是絕不以個人的主張成功或失敗而有所介懷的，他所企求的只是要大家的事業能夠有發展。所謂政治家的風度就是如此。

第七，古人曾經有「聞善言則拜」的話，民主主義者我想也應該有這樣的風度，就是不怕錯誤，不怕人家批評自己的錯誤，我們既然要從事於政治，從事於公眾的事業，那一定是規模很大，內容複雜的，因此做起來也一定有很多的困難，所以錯誤乃人之所難免。如果怕錯誤，怕受人家批評，那就唯有甚麼都不做好了。但我們的態度，是寧可多做事，而

不怕在做事的過程中犯了錯誤。而且既然是大家的事，那麼作得好壞，大家自然有權利來批評。只要我能够把工作做得好，即使有些缺點給人家批評，那又有什麼重要呢？假使做得不好，大家批評，那也應該的。如果小的錯誤，經過了人家的批評，我們就改正它，如果大的錯誤，或者是原則上的錯誤，大家認為不能寬恕，那就辭職好了。讓別的更有能力的人來做，使得工作更容易發展。這又有甚麼不好？所以批評乃是鼓勵大家向更好更努力的方向發展的推動工具，一點也不用害怕。只有強者才能受得起人家的批評，如果能夠創造歷史來給人批評，也總算是有能力的人物了。有些人因為沒有批評的習慣，看見人家做錯了，為了處於情面不願意提出來批評，或者是怕人家批評自己的錯誤，怕人們報復，因此對於人們的錯誤也放了過去，如果自己犯了錯誤給人家一批評，馬上就以這個人對我不好，這個人打擊我，馬上就其未或者就是偏促不安傷或者不管他受批評的錯誤是有原則性還是沒原則性，就立即消極不幹，或者是懷恨在心，準備向別人以牙還牙，這種態度都是不對的。我們對於別人的錯誤，要加以公正的批評，站在發展工作的立場上，提出積極的建議。反過來說，自己的錯誤也同樣要求別人來批評，使到自已隨時警惕，隨時反省，不斷的改正自己的缺點，不斷的鍛鍊自己成為更好的工作者。一個好的工作者，就是沒有別人的批評，也要經常檢討自己，反省一下，作了些甚麼不對的事，我想只有這樣做法，才能够不斷的使自己進步。

但是批評不是打官話。我曾看見有人還沒有把別人的文章看完，就說這裡不好那裡不妥，或者是對於這些錯誤的具體原因，都還沒有弄清楚，就憑主觀的了解，認為這是錯誤那是錯誤，大肆抨擊，這種批評是不能夠令人心折的。第二，批評不是冷酷的算舊賬，不管這個人最近的行動和工作是不是有了進步，不管他現在是不是對於過去的錯誤已經有了改正，但總是把過去的事情擺在心裡。我想對一個人的觀察，他的過去的歷史當然是很重要，但我們也不能夠把一個人看成為死的必有發展的人物。如果我們把一個人的過去的錯誤擺在第一位，來批評人家，那一定會妨礙那個人的力求進步的勇氣。第三，批評不是吹毛求疵，明是大的原則沒有錯誤，而你却專門找那些小的缺點，或者誇大那些小的缺點來加以強烈的批評，這一種批評不僅不能推動工作，而且還會養成人們只求無過不求有功的態度。第四，批評應該顧受批評者的

情緒和工作能力，比方有些人，他的為人的本質是並不壞的，他的工作能力十分強的，但是因為受了打擊，或者感情上受了嚴重的損害，因而一時精神上感到頹喪。在這個時候，假如我們祇是會指出這裏是缺點那裏是錯誤，那其結果一定會使這個人一直頹喪下去，永遠抬不起頭來。所以對於這一種人我們除了用比較和緩的語氣來批評他的缺點以外，還應該更多的加以鼓勵。有些人以為批評就是指出缺點和錯誤，而沒有讚揚和鼓勵，那是不對的。有些人他的工作能力本來就不很強，在他最初做某一工作的時候，本來就有點戰戰兢兢，心裡有點胆怯，惟恐作得不好，假如我們對這個人一犯了錯誤，馬上就加以迎頭痛擊，那其結果一定會使這個人垂頭喪氣，再也不敢幹下去。第五，批評應該顧到客觀環境和受批評者的地位，有些批評只能在私人的談話中加以理論的說服，而不能提到大眾的面前來公開批評（特別是對那些愛面子的知識份子應該如此），因為這樣一來反而使他面子上過不下去，同時也使他在羣衆面前失去威信，所以除非犯得很嚴重的大錯誤，我們對於那些有地位的人最先總是採取個人的談話來說服的，只有當他堅持自己的錯誤意見，而不受人家的勸告，而這個錯誤意見又是原則性的，我們爲了使到他這個錯誤的意見不致于影响到羣衆，我們才採取公開辯論和公開批評的形式。還有有時爲了避免人事的糾紛，有很多事情我們也採取幕後商討、互相讓步和互相批評的形式，來達到一致的瞭解。只有當我們感覺得這個錯誤是有普遍性的，或者是會影響到羣衆的，我們才提出來公開的討論，公開的批判，因爲這一種批判是帶有一種教育羣衆的作用。總之，批評應該站在大眾利益的立場，推動工作的立場，而不是站在小圈子的私人利益的立場。在批評別人的時候，必須明瞭所以造成這個錯誤的客觀的或主觀的原因，錯誤的或大或小，對其具體的情形來決定我們批評的輕重和批評的方式。當我們受批評的時候，我們也一定要一虛懷若谷，自我檢討一下，如果有什麼客觀的困難，也可以提出來請大家幫助。

以上所說，不過就民主主義者的生活態度中的最主要的幾點提出來給大家參攷，至於還有我所沒有看見的地方也許還很多，那更希望大家讀者提供給我更多的意見了。

★ ★ ★

（上接第七頁）兵役機關，送客強搭，諸多阻難，對英國輪則比較「客氣」，顯然地，中國航商已輸了一着。何況美國老爺正獨霸了中國，中國的大買辦階級正居統治者的高位，其權美媚美又百倍于對英國，那麼中國航商將更不知輸多少着了。

第三，中國航商資本小，美國航商資本大，待遇表面平等，實質美輪優于中輪，將來在美國的優勢資本的壓迫下，全部中國人資本的航商，包括「國營」「官辦」的在內，必然全部完蛋，行見我國老百姓乘小船返鄉也要坐美國商人的船，想到這裡，真痛心萬狀！

## 六 殖民地不如矣

上面所述，中國的門戶大開，讓美國人到中國來經商，設廠，明鎮，旅行，傳教，辦學，辦慈善事業，經營航行運輸；有了遇到細微的保護，且有優于中國人的一切利益。但美國對于中國，則凡是予中國以無可乘之際者，也都有保留的規定，無可乘之際者像樣地「大方」一下，給你一點空面子。這已是全部中美商約的實際精神，商約實行後，中國已百分之百的成爲美國的殖民地無可置疑。

不僅如此，中國的地位，還有不如美國殖民地之處者，請看第六條第四項的規定罷：「本約各條款，於美利堅合衆國及其領地或屬地，或巴拿馬運河區間，現在望將來所給予，或美利堅合衆國及其領地或屬地，或巴拿馬運河區對古巴共和國，或非律賓共和國所給予之優惠，概不通用」。這就是說：美國所給予其殖民地的優待，中國都不能據例享受。不是很明顯的連殖民地也不如嗎？

抗戰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剛被打走，但美國帝國主義又跟着進來，真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中國大官僚大買辦階級一貫的企圖，是要把全國人民的利益攫取自己的利益，這種做法，是全中國人民所堅定反對的，看啊！國內千千萬萬的工廠商店在相繼倒閉，國內的富有者已迅速淪爲赤貧，赤貧者又迅速淪爲餓殍，這就是一種力量，這種力量的聯合，始終要把賣國的大買辦大官僚淹滅的。

中國不許亡，中國人要翻身的。

卅五年十二月五日



# 台灣來鴻

其善

××先生

昨天晚上，車子碾碎着滿目的清輝，由台北直駛基隆，遂我們結束了前後一旬，歷程數百英里的旅程歸來。拍盡旅途的風塵，我接讀了您，我父親，以及其他友人的十多封信。今晚，懷着一顆依然跳動的心，在電燈下攤紙爲你覆信。我是愉快的。

此次走遍新竹、淡水兩地的十多個要塞基地，很籠統而又很浮泛的說來，還未始不是個愉快而舒適的旅行，全程都是乘車不用跋涉，而台島交通方便，同時也無顛覆之苦。每天，卡車載我們馳騁在廣漠的原野上，熱帶特有的秋天的陽光，洒遍大地的胸脯，近處，稻浪無垠；遠望，海波浩渺，在田隴阡陌間，淺水輕流，帶歌帶唱向前去。有時，卡車在蜿蜒的山道上爬行，林木罕鬱，四顧悄然，一片寧靜和幽寂。有如復歸遠古。在這裡，自然也許是能夠賜給我們唯一慰藉的東西，特別是夕陽在山，鳥陣歸林，我們帶着一天的疲勞歸來的時候。旅寓是日本式的木板平房，地板上鋪着蘆草。任你安靜地躺下，推開走廊的玻璃屏風，望出去是一塘池水，池外面，染滿夕陽的古道，看如茵綠草，夜間，高興的話，不妨到市區走走，新竹（我們在此勾留了一週）是個安靜的小城，然而，廣闊平坦的馬路，却令人舒散。步着秋月的清輝，靜聽小店裡傳來擴音機裡的音樂，那種優遊閑適，真使人覺到恍如置身

歐洲樂園的瑞士，最少也不會以爲與我們殺人遍野，膏血塗地的故國只是一水之隔呢？

然而，這種感覺只是極短促的一瞥，老實說，我沒有辦法不窺探埋藏在這自然安靜與和諧下面的人間的苦難。在一個農家門前，我會和一位年青人攀談過一次，這是附近國民小學裡的一位教員，說到台灣「光復」後人民的生活，他說：「我有一個同事，有着六個孩子和一位太太的八口之家，從今年四月到現在，國民學校裡，發過一次薪水，一家大小餓不下去了，一天晚上，師母跑到門前地裡去偷挖蕃薯，正巧給物主看見了，這主人正是丈夫的學生的家長他痛苦的說：「唉！先生娘，您要吃蕃薯何不說一聲？我批來給您好了，黑地烏天的，又老是一根竹籤，能挖到什麼呢？」翌日，這位家長真的送來了一捆蕃薯，但當天晚上，師母却把她做了薯飯，潑入殺老鼠的毒藥，明天早晨，夫婦倆和六個孩子，便一齊直挺挺的死在床上了。這是怎樣的一個人間悲劇！記得幾個月前，看上海密勒氏評論報，有這樣幾句觸目驚心的話：台灣的情形是包裝着猛烈的炸藥，台灣民衆，正站在謀叛的邊緣。這話決不能看成新聞記者的誇張……」無可否認的，台灣自接收以後，民生凋敝，經濟困難，已達頂點。據說，有好幾個地方，已發現土匪夥劫。這些「搗亂份子」，也許不是專門高興和大人先生開玩笑的吧！例如新竹是個工業區，我

們一進入新竹平原，便爲那高聳林立的工廠煙囪所震驚，然而，卻沒有一個冒煙的。農村裡普遍貧困，男人失了業，女的一批批擠到變態繁榮的城市，因此，做成台灣各城市私娼遍地的現象，據說人肉市場的代價，才等於香煙一包的價錢！我們的大人先生們到那裡去了啊？整天歡宴遊園，或是發表政綱政策，擬訂計劃方針，把一切罪惡和黑暗，一口咬定是「惟恐天下不亂」「思想分歧錯誤」的「××份子」的作爲，老百姓的痛苦和負擔，已經壓到他們匍匐地在爬行，立不起兩腳了。今年台田賦徵實開始，好些地方，收穫不够完糧。台中的高砂族，更有啃草根吃樹葉過日子的，日月潭的杵歌，也許更哀怨如泣了。

太多的苦難說不完，牠壓迫着我的心靈，我有着難言的孤獨。有時，我真幾乎要倒下來了，眼看着太多的沉淪，太深的糜爛，太可怕的黑暗，有時甚至懷疑起我們的未來。幾週晚上，我獨自在小城裡踽踽、踏着冷月的寒光回來，海上的冷風吹亂着我的頭髮，好像在向我嘲弄一般，我感到光明的迷茫，現實的腐敗，一股股悲涼之感，無端襲來，想狂歌，想痛哭，想呼喚！然而，我向誰呢？我竟然落下了辛酸的眼淚，請慢責我的脆弱，你也許會承認，眼淚有時是多聖潔的東西，只要他能代表最深切的悲哀，而又能把這種悲哀化成力量，那我們的眼淚是珍貴的，很清楚，我們担負的，絕大部份是時代的痛苦，而這痛苦却是共同的。

我要正視這痛苦，沉默地担負，願您也如此！我們生活在怎樣一個天地啊！今日中國的各階層，各種職業，或各種信仰，除了少數的可憐的懦漢或可憎的惡魔，小鬼外，那個不在

苦悶。不在受氣？報載北流之青年，寫在牆上的標語是：「媽！我願變作洪水，淹沒一切！轉而變作野火，燒燬一切！」我抬頭看看鏡中的我自己，才恍然曉得牙根已咬得發痛！

難道我們竟在這黎明前最黑暗的刹那，便懷疑那必將東昇的朝陽嗎？能够受得住最難過的低氣壓的，才能够有資格在未來的光輝的日子裏歡笑！讓我們互相擁抱，挨過了這澈骨的寒夜吧，總有一天，我們都能在光天化日下歡笑高歌的。

台島文化事業也執行着「專賣政策」，使人冷鼻，報館在這裡有十多家，都是清一色的，近來又以登記未准為詞，被停刊的刊物十數種，「海派」黃色方形雜誌，滿山滿谷，像樣點的都進口不得，這兒寄上一份「新生報」給

你看，這是台灣最大的一張報，最初銷數曾達幾十萬份，後來因處處代腐敗人物辯護（牠本身是官署辦的），據說現在已為三數萬份了，這兒言論官判也嚴，曾經有一個雜誌，因為提到「新×軍」，還設了一句公道話，立刻便受到警告。

目前的大局，是最黑暗的刹那，這時非我們有更正確的消息和理解，我們是很易在片面的新聞政策宣傳下被麻痺的，然而，我們還要忍耐，抬頭望，風雨如晦；傾耳聽，嗚嗚不已；痛苦的究竟是為什麼？我們竟還躲在這陰暗的牆角，不跑到門外風吹雨打的大地上去，把火把舉起！！

我無法自解，只覺心痛如搗！天！

半月來，我暫時告別了案頭生活，整天在大自然中呼吸，置身熱帶性的叢林中，上不見蒼天，周圍寂然不聞人語，古木森森，恍然置身化外，待路轉峯迴，忽然走出叢林，高踞峯巔，遠眺萬里汪洋，蔚藍如翠，仰望晴空一碧，輕雲如縷，如練怒濤，拍岸作響。讀古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句，轉念草木盛衰，山河依舊，一個人的生命是多麼的渺小，只有人類集體的生命是不朽的。我原愛沉思，今日一脫牢籠，走出書齋，方知原來宇宙廣闊若是，而值得沉思以窮其極的，是比在書桌中所想像的更多。

台灣氣候溫暖，常年無秋與冬，只是一週來濃雲密布，平添了島國生活的單調，今日天已放晴，晚陽由雲隙裡射出，今日早晨我曾特地跑上屋後的小山，眺望晨曦下的碧海，歷歷白帆，悠悠海浪，代我祝福天外的祖國和你。

××寄自台灣

## ● 盟訊 ●

沈鈞儒由京抵上海

民盟即召開中常會

（中央社上海四日電）民盟常委沈鈞儒三日由京抵滬，張瀾定十日前由滬來滬，記者詢以民盟行將召開之中常會重要議題內容如何？渠稱：關於民社黨與民盟之關係，及民盟秘書長之繼任人選及其他民盟內部問題，均將有所討論。

## 暗無天日的陸豐

弋戈

陸豐二十年來沒有一位好縣長。最近羅尚忠來做了縣長那就更糟了。羅縣長的故事很多，現在只舉其大者。羅縣長到任後，縣立一中照例請新縣長蒞校演講，果然那天縣長在禮堂中出現了。學生們靜靜地懷着一顆熱望的心，想聽他的施政方針和建設陸豐計劃，但他一開口就說：「我是羅卓英的叔父，卓英就是我的姪兒……」接着還敘述羅卓英小時的故事。這時學生們感覺得好像被冷水當頭淋下，甚麼聽聽施政方針和建設陸豐的演說終成泡影，於是會場的秩序就逐漸紊亂起來，有的甚至溜走了，結果羅尚忠自討沒趣而去。當中央軍一八六師派駐海陸豐剿匪的時候，其實所謂剿匪只有天才曉得，羅尚忠為了要表現他對黨國的忠心，於是就把智識界和青年學生看成為他拿捕的對象，盡量地拘捕和監禁。可是只要有錢，有了錢他就願釋放，不過形式上還要加上地方人士的担保，最後還來一套自新。然而，無辜的智識界與青年學生，却從此被他們摧殘得不堪了。

一部份一八六師部隊駐在陸豐期間，曾向商人借軍糧，雖先聲言借來的款到時可以攤還，但老百姓們想起潮汕人民的一句話：「不怕日本仔，只怕一八賊」，心裡就有些戰戰兢兢了。後來一八六師移防他處，所借的軍糧攤還了一

# 內戰傷兵訪問記



· 由 申 ·

大家總還記得「一二八」時代吧！那時候的後方慰勞傷兵與前方的抗敵情緒，是成正比地蓬勃的。有一個姓蘇的老太太，爲了救護傷兵，以六十餘歲的高齡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下贏得了「傷兵之母」的美名，那面光榮的「傷兵之母」的匾額，迄今還掛在霞飛路「萬源記」的店子裏；那時的傷兵被稱爲「榮譽軍人」。但是現在呢？現在仍然有一車車一船船的傷兵悄悄地經過上海，致令受傷的兵自己不好意思聲傳，上海的市民恐怕也不肯和不知道這種消息吧。因爲他們是爲了打自己人而被自己人打傷了的，所以他們只好無聲無息地躺在江灣陸軍醫院里，及青島福州濟南等軍醫院中。

這樣的傷兵，我們稱呼他甚爲廢軍人呢：昨天，我就在無意中碰見了這樣的不榮譽的三個傷兵。

他們都是山東人，都是服役於陸軍第九十六軍第十二師的。三十三歲的孫同濟與十八歲的萬澤民是該師第二團第二營第三連的士兵，三十二歲的王精民則是該師司令部的運輸兵，孫同濟與王精民是本年六月十六日在即墨受傷的，孫打傷了右腿，左眼也被火藥燻成了一睜光瞎，王的左腳板打了個洞，左大腿骨上也中了一槍，萬澤民則是六月十二日在膠濟綫上的重鎮高密被打傷的，一顆子彈從脖子前面進去，從左耳後脚穿出去，這個十八歲的小伙子，從此頭部便轉動不靈，這三個老實實的鄉下佬——道道地地的鄉下佬，都是被「拔壯丁」「拔」進隊伍的，（山東人把「抽」「講成「拔」）萬才入伍兩年，孫王都是七年的老兵了，而且都在打日本鬼時，掛過彩，最妙的是王精民的「彩」，內戰的子彈打入的左大腿的地方，正是前次日本鬼的子彈鑽入的同一地方，他敘述這事時，發出天真的笑，旁邊的人不斷地說，「巧得很」，我却有一股說不出的味兒，埋在心頭。

他們前天才從福州到上海，他帶了傷後，「命大的人從火線上走百多里路才有傷兵收容所，常常是過了七八天才能够上藥，那些不能動的傷兵，便誰也不來管。」小伙子萬澤民牢騷滿腹地說。

「你們怎麼會到福州的呢？」我问。

「他們先把我運到青島後方醫院，隨後又轉到一〇一後方醫院，以後再再轉到福州後方第一醫院，現在他們把我們遣散了，麻子王精民詳細

部份給商人，款子交縣府代發，商人們得到這消息即推代表向縣府去領回，但羅尙忠却毫不客氣的答道：「不能，不能發還你們，最近有保安團要到，這筆款可作借糧，以爲將來手續麻煩又要攤派。」結果交涉無效，經濟困難的陣豐商人，好似啞子吃黃連一般地有苦不能說。到現在事已隔三月了，保安團依然沒有來，而這筆款子已成了羅尙忠的私人財產了。

今年三、四、五月間潮油及海陸豐一帶發生旱災，農民們求雨之心日急，羅尙忠就率領大批的農民在陸豐縣城的龍山祈雨，自己跪在前頭，向天禱告了一套「動聽」的話。是的，羅尙忠已把他故鄉（大埔河寮）在旱災一請保生大帝祈雨，人們執火把走遍五虎山的作風，搬到陸豐來了。過了十天後，果真有所求必應，下雨了，於是陸豐公報（縣府辦的）上就大書特書刊出縣長率民求雨，得天助而降甘霖的消息，要全縣人民感謝這個好縣長。

惠陸先遣軍自從被一八六師用「和平」手段解散之後，不到半年，又雲集龍島做起海盜來了。聲勢愈來愈兇，終於胆敢在湖東鎮登陸，包圍警察所鎮公所，擄掠財產武器燒焚漁船。不久又在甲子港登陸，當時恰巧甲子來了一批救濟品，甲子的紳士向匪首請求勿拿救濟品，結果真的是原封不動。可是縣長聞訊即派縣兵一中隊走來把土匪送走，可是救濟品也就給這些丘八搶光了。

自從省府宣佈備收田賦以來，陸豐這塊地瘠的士地更顯得可憐，因追收田賦的事，在各農村中演出了不少的慘劇。碣石鎮滴水村，一天有田賦處征收員及警兵共十餘人到去收田賦，這些「先生」們曾通知該村保衛忙迫收

的告訴我：「我們是三等殘，按規矩應該送教養院的，但是他們把我們遣散，每人發了三個月的餉，外加一萬塊錢的遣散費，以我來說共得四萬塊錢，他們兩個各得三萬四千塊，大家都拿這筆款去贖了一半以上的賬，因為我們在院裏每人每天應該有二十四兩半的米，但我們吃飯時每餐都由看護班長分給每人兩小碗，一口一碗，大家都吃不飽，只好在外面賒東西補充充，走的時候又不好賴賬，一股腦兒還清了債，我們每人只有一萬多塊錢了。這一萬多塊錢說是給我們到山東，但是到了上海，每人身上最多只剩兩千元了。船上伙食費，每餐兩千元，我們不敢吃兩餐，勉強用到了上海！」

非的時候，院方把我們穿的衣服都剝光了，說是國家的東西都要還給國家，連我身上穿的這件血漬斑斑的軍衣他們也要我脫了，我不幹，我的軍毯已經在青島被一〇四醫院當作國家的東西第沒收了。再要脫我的血衣，我身上只好「一絲不掛了」他們到上海那天剛好碰上今年的一個冷天，他們每人只穿一條短褲，一件破襯衣。到山東同鄉會求援，同鄉會沒辦法轉介紹他們到榮軍互助社，互助社本來只替抗日的榮軍服務，內戰的傷兵他們是不管的，但是看見這三位傷兵冷得發抖，實在可憐，便脫下他們自己的衣服，湊成三套暫時給了三位傷兵溫暖溫暖。我問他們對中共軍隊怎麼稱呼，他們說：「我們的師長稱共黨，團長對我們講話時又稱共匪，弟兄們多半稱「八路」。一問八路打仗怎麼樣呢？」我故意這麼繞繞地問看他們怎麼的答，果然，他們各有三個人各的答法：

麻子王精民說：「打八路」「差氣」(山東土語即「潑兒」的意思)得很，沒有打日本鬼「樂意」，打日本鬼死了也值得，打八路死了想都不想不通！「拘謹的孫同瀆對麻子的話只見點頭，但仍然很少話說。小伙子萬澤民直稱：「八路的火器也「新式」了，有機關槍，有迫擊炮，只見炮彈打進城來……」這可引起孫同瀆的話了：八路還有雲梯，一個接一個的爬上城牆，爬上來就抄手榴彈，「麻子王精民戰專家似地說：「過去打日本鬼是我們打，日本鬼却死守，現在反過來是八路遊擊我們，我們竟不能靈活了像即墨這一仗我們被圍了六天五宿(他稱一夜「為「宿」)真「彈盡糧絕了，我們才突圍那就險極了，八路到處都可以遊擊，我們的師長趙保原和他的太太，就是在突圍後在膠縣的附近被打死的！」

「那末，死的人一定不少囉！」  
「啊！太多，太多，只看算死尸，人重人地堆滿了的死尸，即墨城內沒有一間好的房子，我們在裏面的時候，老百姓大部跑光了，剩下來很少很少的老百姓，一聽見炮彈的尖叫，立刻倒在地下，身上蓋了一塊厚厚的大門板，以為可以擋着炮彈，有的還是打死了。當我們撤退後，八路進了城，老百姓慢慢的回來了——八路裏面多半是當地的老百姓。等到國軍收回了即墨老百姓又跟着走了……」

「都是中國人啊！想起日本鬼，就叫人生氣，巴不得一個個都給打死！想起了中國人打中國人，可說不明世道道理。」

(下接第十六頁)

，保長代表全村人民的意見要求退一點可全部繳上，但不必派人來。可是不久備收的十幾位「先生」下鄉來了。強迫老百姓燒飯吃，在大小巷裏更是見雞殺雞，見狗殺狗，村民跑去報告保長，保長提出來勸止，立刻就抽了棍子起來，拳腳交加，一位丘八舉脚一蹴，正中保長的膀胱，把保長弄得身受重傷。結果激起了全村人民的憤怒，竟把其中的兩個士兵捉起來送到縣府裏去。

此外陸豐縣政府還公然出賣警察所長，單就竭石鎮的警察所長來說，縣府要他一次備的基金式百萬元，而且每月還要式十萬元報効縣府作月費；以偏僻的金廟鄉來說，要式十萬元，每月納四萬元，其他鄉鎮的警察所長，以地位之好壞來論價。因此陸豐的警察所，縣府不但不給經費，反而要納費報縣府，這種現象在羅尚忠登台後更加成爲普遍性了。

陸豐，這四十萬無辜的人民，到處受官僚的剝削，到處受官僚的欺壓，真不知要等待何時才能得到解放呢！

### 啓事

本刊爲明瞭各地情形起見歡迎下列的各種通訊稿件。文長以三千五百字左右爲最佳。

- 一、關於各地人民的生活狀況
  - 二、關於各地的政治動態
  - 三、關於各地的民主運動概況
  - 四、關於民主領袖的生活素描
  - 五、海外的華僑通訊
- 來稿一經登載即致薄酬。



# 舊金山中國與遠東大會記實

堅夫

××先生：

不通音訊又兩月了。邇來三藩市天氣已入嚴寒，早晚顯得冰冷。弟因出席中國大會，畧見忙迫；今大會已開幕多時，茲特將弟所見所聞舉以奉告：

中國大會分三日在三藩市舉行，那是全美人士所參與的。十月十八日“Spotlight in China”，那是羣衆大會性質，是在蘇格蘭禮堂舉行，出席演講者有：Carson 准將（因病未能參加，只將其演辭唱碟放出），Harrison Forman（邊區之報告作者）Guntner Stein（邊區之激戰作者）Hona Ralf Su（魚翅與小米作者）及民盟代表浦壽山等，赴會人數約1500人，在會場募得捐款250,000，情形熱烈異常，會場正中貼一黃地藍字大標語：“Fight for peace”，會場之旁貼一黃紅藍字標語：“Get Out of roops out of China”，佩英女士那晚亦從下拔利過來參加，弟曾介紹她與民盟代表浦君相識。浦君是上海人，在北平出世，現在美國哈佛大學唸書，年青，曾獲博士銜。十九及二十日則在商業中學禮

堂舉行正式代表大會，赴會代表六百餘人，包括職工代表（多數是○的）一百人，青年、文化及宗教……團體四百人，個別參加的約百餘人，單人代表則有紐約華僑日報之唐照君及三藩市之華工合作會及民青代表，此外以新聞記者資格參加的則有「中華新聞社」（黨報）之沈劍虹，第二天，該報上就登載消息說：此大會多數爲共黨份子，並詆毀民盟代表爲共黨的應聲蟲，其無恥造謠，可見一斑。

在二十日（星期日）那天，則有數名曾在蘇傳教多年之牧師，參加讀禱文，並得馮玉祥出席讀詩，爲會場生色不少。關於中國問題，大會最後通過決議如下：

- (一) 立即撤退一切駐華美軍；
- (二) 停止在經濟、軍事上援助國民黨一方；
- (三) 擁護杜魯門總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對華宣言；
- (四) 請美蘇調停中國內戰，並保證不以中國爲第三次世界大戰基地。

## 戰基地

關於第一項，Forman氏曾發

修改，謂外面對大會謠言甚多，不如將此項改爲：「撤退一切外國駐軍」，會場中當時引起極大爭辯，以至 Forman 氏在會未完即離開會場，總之，大會的成功，是偉大的，據爭取和平委員會宣佈，在美國卅五個大城市發動簽名致書杜魯門總統，不以物資援助國民黨一方的美國人，已達四十萬衆。而大會閉幕後，各代表都極願把行動綱領帶回到自己隸屬的團體去實現起來，中國

人民的和平民主，是不會孤立的呵，十一月五日美國選舉後，共和黨得勢，右派抬頭，不久的將來，美國將面臨不景氣了。西岸碼頭工人罷工已月餘，至今尚未解決，船隻數十停在三藩市灣，從各地暫候回國的華僑也達數百，逗留此間，真有一行不得也哥哥之嘆！

（上接第十五頁）  
「那麼，你們怎麼呢？」  
「我們想回家，反正已經成了殘廢，回家去大概不會再被「拉進軍隊去打內戰，打內戰實在「差氣」，傷了也沒人管，醫院還要在填喪的時候降你的級——我就是被降的」，王精民摸出胸章：「我本是下士，填入院証時間，他們硬把我寫成上等兵，我去交涉，他們說：『寫錯了沒法子改』，我問他爲什麼要降他的級？是不是因爲內戰打得不好降一級以示懲罰？他說：『誰曉得呢？大概是的吧，或者是他們降了我的級，好吃一點餉，少給飯我們吃，還不是爲了貪圖那幾個錢？可就苦了我們了！』」

現夾上中國大會影片九幅，希查收，一覽爲盼！此致  
民主聯合的敬禮！  
十一月十一日寄。

最後我問他們八路軍對傷兵的情形怎麼樣，萬澤民回答說：「他們勸傷兵快點回去，以後再也不當兵了」，王精民補充說：「有的傷兵被他們醫好了，便留在八路軍了！」  
這三個啼笑不得的負傷者，不可能在榮軍互助社社長住，榮軍互助社把他們送到有關機關，請予設法，萬一官方管不了這許多事，榮軍互助社希望人們站在人的立場，捐給他們一點錢做路費好回老家，再捐給他們一點衣物，使他們不至受自然的煎熬，因爲他們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內戰的責任不應該由他們負起，他們正是內戰的直捷犧牲者。（完）